

學詩淺說

瞿



瞿蜕園 周紫宜 /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學詩淺說

瞿蜕園 周紫宜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诗浅说/瞿蜕园,周紫宜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54-0679-4

I. ①学… II. ①瞿… ②周… III. ①诗歌创作—创作方法—中国
②诗歌欣赏—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492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总 策 划 叶 蓬 柯琳芳
责任编辑 袁又文 柯琳芳
封面题字 林 曦
责任校对 董 进
装帧设计 瀚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编 辑 部 (010)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8.5印张 136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转出版部。

让思想去旅行



小书馆

瞿蜕园（1894—1973），原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长沙人。现代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他出身望族。早年师从晚清大儒王闿运等，曾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执教。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京。1949年后，寓居上海，以著述为业。曾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他博学多才，涉猎广泛，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方志考稿》、《历代官制概述》、《养和室随笔》、《铢庵文存》、《秦汉史纂》、《中国骈文概论》、《汉魏六朝赋选》、《刘禹锡集笺证》等。

周紫宜（1908—2000），名鍊霞，字紫宜，别号螺川，江西吉安人。现代著名画家和诗人。早年先后师从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孝臧和徐悲鸿的岳父蒋梅笙等学习书画诗词。她才貌双全，高雅风致，人称“金闺国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坛、艺坛最活跃的才女之一。著名作家董桥称其为“再世易安”。晚年移居美国。

既有深厚的文史素养，又具情韵才气的古诗词入门读物，何其少啊！此书则二者兼备，尤为难得。其识见高妙，文字博雅，如凤鸣高冈，月印清溪，令人倾心。

编辑者言

在中外出版物中，有一类小书，篇幅短小，语言通俗，轻松可爱，如溪水中的松影，自有一种清简之美。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笔力轻点，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吴经熊先生的《唐诗四季》，笔意蹁跹，文采斐然，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明辨故实，条分缕析，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这些“小而珍贵的书”，无一例外，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虽然没有“大书”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但见肉见骨的精华，绝对令人受益匪浅。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历久弥新，书香满口，为一般读者可读、可懂、可藏。

丛书名曰“小书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不限门类，不

限年代，不限国家，只要有文化的积淀，可喜的文字，阅读的趣味，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均为“小书馆”所收之范围。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曾为读书人所喜爱，但埋没已久，难觅其踪。“前人之努力，无数心血，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这也是“小书馆”最初的缘起。但书海茫茫，收不胜收，“小书馆”不求规模的宏大，不限时间的长短，不拘门类的均衡，只要得中意的小书，达到一定册数，且可编为一辑的，便会推出。

“小书馆”所收之书，虽是小书，却是值得大观的。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多为一派之宗，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与王国维、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的齐如山，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掌故学大师瞿兑之，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等等。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

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但它不是时髦的，也不是热门的，有的还是冷僻的。在此纷繁

之世，出版这样的书，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读书一事，不合时宜，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学者、出版家傅璇琮说：“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剩下。冷能避俗。”不过“人各有心，不能皆合”，正如你喜青皮橄榄、毛尖绿茶，他却喜口香糖、可乐，或是其他别的东西，喜者自喜，厌者自厌，但这无妨，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小书馆”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提供几本可看的书，也就够了。

林语堂先生曾说，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这样看来，读书亦如吃饭、打牌、下棋、聊天、看电视等，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迄今为止，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关乎心智、成长、品位……如此，于闲暇之际，一壶茶，一册书，去寻得书中的乐趣，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岂不快哉！

让“小书馆”与您结伴而行。

“小书馆”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写在前面

2009年，我将多年前为武汉大学国学班开设的诗词写作课讲义整理出版，书名为《学诗26讲》。在第2讲中，写有这么一段话——

我青年时代师从瞿蜕园先生。那时他正受香港上海书局之邀，与周紫宜合撰《学诗浅说》一书。该书主要由蛻老执笔，而他向我口授的不少学诗方法与途径也都被写进了书中。由于该书在香港出版已近50年，在内地则从未出版过，今天多数读者对它都很陌生，所以我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可能常会引用该书，也可能常会根据自己的回忆，复述蛻老的观点和举过的例证。

没有想到的是，距拙著初版不到5年，《学诗浅说》

在内地也要出版了。作为蛻老的学生和从该书受益良多的读者，我为已逝世 40 年的著者感到欣慰，也为众多诗词爱好者有机会获睹一本好书而感到高兴。

蛻老（1894—1973），原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蛻园，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是著述等身的文史大家。仅以诗学而论，他早在 1936 年，就同刘麟生、蔡正华（三人均为《中国文学八论》的作者）合编过《古今名诗选》。这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册诗选，遴选精当，注释简明，不仅在当年为佳编，即在今天仍不失为有眼光的选本。20 世纪 40 年代，他以诗配文的形式漫谈北京掌故，发表《燕都览古诗话》四百余篇；50 年代，出版《楚辞今读》；60 年代，完成了《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作）和《刘禹锡集笺证》两部功力深厚的古籍注笺之作，因“文革”担搁，二书直至 80 年代方始问世。同一时期他还编过一部《唐七言律诗选》，写有序言，惜未出版。此外，蛻老有两部恐已亡佚的手稿。一部是以七绝形式评论《全唐诗》中重要的诗人诗作，大约写了二三百首，现已下落不明，倘若留存至今，会是别具特色的以诗论诗之作。另一部是《晚抱居诗话》，既谈轶事，也发议论，多言人所未言。他曾用一种从故宫流出的带脆性的深黄色纸为我书写过

10 页。拙著第 16 讲中对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结构分析，以及对樊樊山所作类似辘轳体的《鹧鸪天》的介绍，便都是从他书赠我的诗话中照搬而来。

《学诗浅说》并非他的重要著作，而只是一本关于如何学习旧体诗词的普及读物。由于著者对古典文学有极深的造诣和识见，对一部诗史了然于胸，本人又擅诗词，故无论谈诗的结构与形式、鉴赏与诵读，还是谈诗的发展与流派、写作途径与方法，都显得游刃有余，可谓既循循善诱，平易亲切，又要语不繁，切中肯綮，令人读后有豁然开朗之感。

要学习写诗，必须对诗史及名家名作有所了解，所以本书近半篇幅都用来谈“诗的发展与流派”，谈“由诗到词”的演变。由于并非文学史著作，其写法就别有讲究，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如下两点：

一是对所要介绍的对象的选择十分精审，选定之后又总是能一语道出其人其作的主要特色。譬如“韩愈 柳宗元”一节，仅用“真朴而不华”、“拗健而不平”两句话就概括了韩诗的特色与优长。通过对孟郊、卢仝某些生硬之作的批评，又指出了学韩诗需要避免的倾向。接着谈柳宗元，认为其五古得力于六朝而不著痕迹，“意深

而语淡，情苦而气和”，这也是非常凝炼而得当的评语。类似的论述风格贯穿相关各节。我们也许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每个观点，也许会对他的论断提出补充和商榷，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者富于真知灼见。

二是善于运用比较和比拟的方式。譬如谈姜夔，认为姜的才情气概远不及辛弃疾，“但他能运用自己的长处，以精妙婉曲取胜。在音乐中辛词可以比钟，姜词可以比磬，在山水中辛词可以比长江上的云山万叠，姜词可以比深山洞壑中清溪一曲。天才之雄厚当然让辛，而人工之精到，也不得不推姜，所以姜词究竟是大家”。这样的文字不但优美，而且在生动的比较和比拟中让我们认识到姜夔的风格与价值。又如谈吴文英，认为吴在词坛的地位，“颇像诗家有李商隐。从表面看来，只是刻翠雕红，一片锦绣，然而所含的内容是深曲的，组织也非常精细”。尽管一切比拟都有缺陷，但读过玉谿生诗的人，看了以上评语，对理解吴文英肯定会有帮助。

该书没有像文学史著作那样对时代背景、诗人生平、作品的思想艺术及影响等等多费笔墨，然而我们通读之下，似乎对诗的历程、历代诗家面貌已恍然有会。

该书的另一重点是教会读者如何写诗。在“写作方法”

一节中，著者从七个方面谈了学诗的程序、方法、技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论诗零拾”一节中，所谈的不少问题如“情与景”、“理与事”、“律诗的对法”、“用典法”等等，对于写作也都有启发。譬如对于实词和虚词的搭配，在初学者往往不易把握，而著者对此说得很清楚：“实字用得多了，就显得厚重，虚字用得多了，就显得飘逸。实字用得多了，往往使读者需要用心体会，虚字用得多了，就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不愁费解。但是实字用得太多，流弊是沉闷，虚字用得太多，流弊是浅薄。要能尽管多用实字而无沉闷之弊，尽管多用虚字而无浅薄之弊，那就是工夫到家了。”又说，“诗的厚薄，在乎命意如何，在乎含带的情感如何，也不能专在虚实字的多少上计较。不过初学作诗，虚字太多的病是容易犯的。与其虚字太多而流于浅薄，还不如实字太多的病容易矫正。”这段话在拙著第11讲中曾全文引用。

“论诗零拾”完全不涉己作，而读者于字里行间自能体认到一种来自诗坛耆宿的经验信息。实际上蛻老的诗在圈内从来都备受推崇。他是湖湘诗派领袖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楼主）的入室弟子，受王氏影响，早年即能写骨力雄健的五古。但他并无门户之见，认为时代在

发展，无论魏晋诗、唐诗、宋诗，乃至清诗，凡长处均可吸收，短处皆须避免，尤其重要的是应在旧的基础上，酿造新的风貌、新的意境。他的诗曾受到“同光体”前辈陈三立的赞许，被评为“抒情赋物，悱恻芬芳，而雅韵苍格，阶苏窥杜，无愧健者”（《丙子题识》）。同辈学人中，吴宓《空轩诗话》有“瞿兑之”一节，在录引瞿作《挽曾重伯诗四十韵》后，称“兑之之诗，博雅渊醇，固远非予所可及也”；又说“予最爱兑之所作《辛壬咏史诗》前后二十四首，曾倩其以锦笺写贻，供我玩读”。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亦有一节，专谈蛻老的七古《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认为此类蕴含史事的长诗，始于《长恨歌》、《连昌宫词》，至清代惟吴梅村、王湘绮所作“可谓独出手眼，词旨恢宏”，而蛻老此作“颇有湘绮老人《圆明园词》笔意”，“虽不能上沿下溯，但于此义乖雅废之后，起而效之，固一时特起之异军也”。该诗我在蛻老处读过手稿，题为《海上赠西园王孙》，与汪氏所记标题不同。

本书的另一作者周紫宜，名鍊霞，别号螺川，我在蛻老家见过。据她自己告诉我，该书主要是蛻老写的。不过既为两人合作，其中必有她的劳绩。周氏早岁从朱古微习词，从蒋梅笙习诗，后被视为上海画院最富诗才

的画家。我读过她的若干诗词，就学养功底而论，不如蛻老深厚，古风尤非所长；就情韵才气而论，则不在蛻老之下。她的近体和长短句尤为出色，曾有词云：“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婉约流转，真切感人。借用该书用语，可以说，蛻老的诗以功力见长，而周紫宜的诗以天分见长。我们现已无法知道两人写书时的具体分工，但以诗衡文，则当我们读到书中一些聪明机敏的比喻、妙语如珠的评议时，可以猜想，那或许正出于一代才女之手。

俞汝捷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序

传统形式的诗词是大多数人所爱好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大多数人所希望能掌握的。因此，很需要有一种指导性的书，用最简捷的方法给读者说明怎样欣赏，怎样写作等等。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讲授的经验，将所累积的资料系统地编成的。特别注重由浅入深，提纲挈领，使读者不需要多费时间，首先能掌握诗的主要形式和规律，然后在指导欣赏方法和叙述源流派别时，顺便介绍一些传诵的名篇，在介绍时又顺便加以说明解释。这样，读者不但看到了实例，而且也就等于读了一部精选的诗词。在知识比较充实以后，才指示习作的方法，读者就更会有亲切的感觉了。

本书在关键性的地方不厌反复求详，而初学所不必措意的地方却尽量从略，以免加重读者的负担。所谈的